

# 借日記／夢境／旅館為媒介的記憶術\*

——鍾文音《想你到大海》的馬偕與張聰明

楊雅儒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擬以鍾文音長篇小說《想你到大海》為討論對象，探討其多層次的雙重敘事線。小說以馬偕日記為基底，勾勒其在台灣傳教的歷史經驗，同時利用日記中的「敘述空白」與「有限性」延伸想像，嘗試增補馬偕的內心感受，並投射對其部分行動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該書力圖建構張聰明的生命史。作者借重馬偕日記與傳教史文獻為基礎，施展文學性的「記憶術」，包含透過現代敘事者章米妮在淡水旅館反覆受到「夢婆」託夢與口述，進而決定書寫張聰明故事。另一條線則構想張聰明的筆記內容，呈現對馬偕日記的鏡像互文，此敘事策略亦彰顯張聰明面對馬偕所展現的服從性／主體性之辯證張力。本文將依序分析小說塑造馬偕形象的特色，並借鏡記憶的論述，探討作者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記憶術拼貼張聰明的生命史，以及闡述作者藉由兩位傳道者的生命足跡作為橋樑，如何編寫章米妮重新認識並完整自我。

關鍵詞：台灣文學、傳教士、鍾文音、馬偕、張聰明、淡水

\* 本文屬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從行旅觀察到發表場域——鍾文音的宗教人物／命題書寫研究」之部分成果，編號 MOST 112-2410-H-002-224-。本文初稿曾以「傳道日記與託夢記憶：鍾文音《想你到大海》中的馬偕／張聰明」為題，宣讀於2024年3月14日輔仁大學宗教所主辦之「宗教與文學療癒工作坊」，後經修改投稿，感謝本學報審查委員提供本文具體修訂建議。

# Mnemonics Through Diaries, Dreams, and Inns:

George Leslie Mackay and Minnie Mackay in Zhong Wen-yin's  
*Missing You, Ocean Deep*

---

**Yang Ya-R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Zhong Wen-yin's novel *Missing You, Ocean Deep* and its complex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novel builds upon George Leslie Mackay's diary to portray his historical missionary experiences in Taiwan. By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gaps" and "limitations" within the diary, the text expands the imagination, aiming to supplement Mackay's inner emotions and reflect on certain aspects of his actions. More importantly, the novel seeks to reconstruct the life story of Minnie Mackay. Drawing from Mackay's diary and missionary history, the author employs a literary form of "mnemonics," in which the modern narrator, Chang Minnie, receives recurring dreams and oral accounts from the mythical "Meng Po" at a Tamsui inn, inspiring her to document Minnie Mackay's story.

The other narrative thread imagines the contents of Minnie Mackay's notes, presenting a mirror-like intertextuality with Mackay's diary.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submission and agency that Minnie Mackay exhibits in her relationship with Mack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tinctive portrayal of Mackay in the novel and, using theories on memory, examines how the author employs various mnemonic forms to piece together Minnie Mackay's life story. Finally, this paper elucidates how the author uses the intertwined lives of these two missionaries as a bridge to enable Chang Minnie to rediscover and reconcile with her own identity.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Missionaries, Zhong Wen-Yin, George L. Mackay, Minnie Mackay, Tamsui





## 一、前言

鍾文音自首篇描寫淡水的小說〈怨懟街〉（1994）獲獎至今已創作 30 年。後來，其「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亦著墨台北城的人文風景。至 2018 年出版之《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更深刻描畫淡水街區的歷史足跡，透過傳道人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引出台灣與世界的今昔往來。故顯然可見，作者對「地方」的探索與書寫，不僅針對異國文化亦長期凝視其生長地台灣。<sup>1</sup> 茲可見於廖淑芳、羅夏美等研究。<sup>2</sup> 而這些書寫往往涉及她長期叩問的女性、女體、情感等思索，這類討論亦可見於楊翠、李欣倫等研究。<sup>3</sup> 近年來，鍾文音賡續上述主題，再強化了歷史感與宗教性素材。她在這部小說特寫馬偕來台傳教的歷史，並花費相當篇幅譜寫張聰明的身世背景，與馬偕的相遇，她對自我、對宗教信仰、對感情、對走出台灣等生命經驗的感受。接續於 2022 年問世的《命中注定誰是你：雲遊僧與甲木薩傳奇》則新編西行求經的玄奘、與西藏佛教史上文成公主、松贊干布等人故事。均可證明作者對宗教傳播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興趣，尤其關注較少被深入刻劃的女性。

《想你到大海》概分兩條敘事線：「今者」以淡水旅店「我們的海」的經營者章米妮為軸，此為作者刻意對應張聰明護照的英文名字 Minnie。她繼承祖父輩的老旅館，擔任解說員地陪；「昔者」這條線則含三種敘事方式，一以「傳道者」

- 1 鍾文音有許多經由旅行見聞深化人文風景的書寫，如：《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情人的城市——我和葛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廢墟裡的靈光》等。
- 2 廖淑芳分析本土畫家筆下之台灣風光為旅行主題的《台灣美術山川行圖》，論及鍾文音旅行書寫特色及以台灣旅行為主題的展現風貌，詳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逃避現實？或沉重現實中的輕盈之道？——由鍾文音《台灣美術山川行旅圖》一書的旅行書寫談起〉，《台灣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06），頁 197-216。羅夏美討論鍾文音 2004 年出版的《廢墟裡的靈光》，該文借鏡本雅明「靈光」論述，探討遊記中如何展現宗教祭儀和現實生活的靈光、廢墟美學的後靈光。詳見羅夏美，〈靈光（Aura）思維：從本雅明靈光說論鍾文音《廢墟裡的靈光》的創作意識與藝術體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0 卷 4 期（2016.12），頁 44-58。
- 3 楊翠闡述鍾文音偏重母系書寫，至於家族的空間架構上，則以庶民的生活物品拼貼家族生活史。詳見楊翠，〈父族・母系：五年級女性家族史書寫的幾個向度——以鍾文音、郝譽翔、利格拉樂・阿鳩為討論對象〉，「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11.19-20）。李欣倫從《愛別離》、《慈悲情人》行腳之旅包含的佛／魔、僧／人、生／死的辯證，揭示了身體終將成為廢墟的蒼涼本質。見李欣倫，〈感官地圖，肉身廢墟：讀鍾文音《愛別離》、《慈悲情人》中的身體感知敘事〉，《台灣文學研究》3 期（2012.12），頁 219-254。

敘寫馬偕的經歷，一以「島嶼妻」述說張聰明的故事，另以「筆記」導入張聰明第一人稱口吻的記憶。串連今昔情節的媒介是島嶼不死的靈魂「夢婆」，託夢傳輸故事給現代章米妮，藉此暗夜的、曖昧的、非主流的、陰性的、潛意識的記憶方式見證張聰明的存在與心境，隱含另類「口述歷史」的技藝。該書原先獲得國藝會 2013 年文學創作補助，初以「渡海者、背海者、入海者」等三大標題申請，出版時架構大幅度變更為：諸神的航線、島嶼複音、金星以南未曾走過的路、在愛苦之海、老神寡婦等五卷。

鍾文音回眸淡水地方史，選題馬偕不足為奇，然而，就目前翻譯出版可見的馬偕日記，其實對張聰明的記述相當寡少。馬偕通常在記錄日常行程前往何處時，簡要標記「偕師母在」，僅少數情況特別著墨張聰明的行動、狀態，或稱「我的太太」。鍾文音必然閱讀過馬偕的日記，那麼，她如何在馬偕有限書寫「張聰明」之篇幅或者「敘述空白」(unwritten parts)，補白張聰明作為女性、傳道者之妻以及傳道者等多重身分上的特殊意義，甚且摹寫其內心世界呢？經由鍾文音之筆，她寫出怎樣的馬偕與張聰明？或說，想讓大家認識什麼樣的兩位歷史人物。為處理上述問題，除了詳讀鍾文音的小說，筆者亦適度對讀《馬偕日記》(玉山社出版)，觀察馬偕對某些事件的觀感與表達口吻。關於馬偕來自不同領域的前行研究繁多，此處暫不一一贅述。但筆者認為最能提供本文參考的是同樣針對改編作品的討論，如：符立中〈紀實與宗教——淺談《黑鬚馬偕》創作的當代意義及排練點滴〉，分析該舞台劇的表現重點：「漢柏斯沒將馬偕看作高高在上的聖徒，削弱教條和八股，奮力挖掘其善良、真實的風貌。像牛津學堂一景，忙累的馬偕欲睡未眠，正打瞌睡，被張聰明看到而興起的對話即被漢柏斯作了更深層的戲劇設定。」<sup>4</sup>又為了避免強調馬偕德澤，造就他只是扁平式光環，留意到漢柏斯：

他傾向採取「富於實感」的解釋；比如馬偕如何和牧童交流、相互傳授語言

---

4 符立中，〈紀實與宗教——淺談《黑鬚馬偕》創作的當代意義及排練點滴〉，《PAR 表演藝術》191 期 (2008.11)，頁 48。

的情節，他傾向將馬偕刻劃成仍保有赤子之心、易與小孩兒打成一片的大男孩，這時演員就犯不著裝著一臉「慈愛」、「幼教」的優越感。<sup>5</sup>

這些觀察，助於筆者探討鍾文音在編寫馬偕與張聰明，所賦予的精神特質。

相對而言，張聰明的資料多半屬於生平介紹，如：賴永祥〈媳婦仔蔥仔〉對其原生家庭、當童養媳原因，以及後來受洗的過程，有較多陳述。<sup>6</sup> 而其〈為馬偕作媒〉則敘述嚴清華勸馬偕結婚，為馬偕作媒，當時證婚者是英國駐淡水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ter）。<sup>7</sup> 陳清義亦撰有〈偕牧師娘的小傳〉概述她曾遊歷許多國家，並描述其家庭後代，乃至過世後的葬禮形式。<sup>8</sup> 周泓欣碩士論文〈近代台北地區的婦女活動空間及其影響——以黃甯娘、莊斗娘、張聰明為例〉<sup>9</sup> 以歷史研究觀點，主要參考馬偕的日記內容引述張聰明參與的活動。依此，該論文整理出張聰明在她所處時代環境，與丈夫有結婚的誓約書，並接受性別意識、倫理、空間等不同衝擊之下，從女性家務空間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

除了借鏡上述歷史人物的史料可探討鍾文音發揮的編寫工夫，因《想你到大海》夾雜大量人物私密敘述或「筆記」體裁，另可參酌張淑棉〈細節演繹／書信言說——論鍾文音《昨日重現》、《中途情書》中陰性書寫的敘事體現〉，她分析鍾文音作品蘊含女性語言的異質性、多義性取向，巧妙運用日記／書信體形式展現的藝術美學，扣合陰性書寫的私密性、包容性及夾帶瑣言絮語等特徵。<sup>10</sup>

而本文旨在探討鍾文音運用哪些「記憶術」刻劃馬偕內心感受與張聰明的生命史。記憶術指記憶的技巧，古羅馬的記憶術（ars memoriae）與公開場合的講

5 同註 4。

6 賴永祥，〈媳婦仔蔥仔〉，《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89.htm>，檢索日期：2024.02.13）。

7 賴永祥，〈為馬偕作媒〉，《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94.htm>，檢索日期：2024.02.13）。

8 T. C. G.（陳清義），〈偕牧師娘的小傳〉，《台灣教會報》488 號（1925.11）（來源：<http://www.laijohn.com/Mackay/Minnie/biog/TCG.htm>，檢索日期：2024.02.13）。

9 周泓欣，〈近代台北地區的婦女活動空間及其影響——以黃甯娘、莊斗娘、張聰明為例〉（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10 張淑棉，〈細節演繹／書信言說——論鍾文音《昨日重現》、《中途情書》中陰性書寫的敘事體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 期（2008.10），頁 79-106。

演緊密相關，那是帶有意識藉由學習方式牢記知識的方法，德國文化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把以「術」為名的通往記憶的道路稱為存儲，並把它理解為任何一種以存儲和取回的一致性為目的的機械的方法。<sup>11</sup> 他也指出12世紀中期基督教記憶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記憶不再被當作容器而是當作知識工具來使用。這主要因為書頁排版的改變而造成記憶範疇轉變。<sup>12</sup> 而本文挪用記憶術一語，泛指作者運用各種媒介來追憶並建構歷史人物生命歷程的方式，故借鏡阿萊達·阿斯曼、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探討記憶的觀點，梳理鍾文音在不同敘事線分別挪用馬偕日記、傳道文獻史料、以及她編寫的張聰明筆記，甚且想像徘徊在淡水旅館的古老靈魂夢婆託夢口述，在此空間，個人和集體的歷史記憶流動、傳遞著——這些「記憶術」並陳於小說情節，卻各自承載不同立場的記憶，具有相異的功能和意義。而同名於張聰明護照上英文名字的現代章米妮的第一代查某祖曾是馬偕的學生，作為受夢婆所託付寫下張聰明故事的主角，則因前往馬偕傳道足跡所經之地，並參訪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對島嶼的「展示」，她重新認識自我、家鄉，並完整自我。筆者擬依序先論作者如何轉化馬偕日記投射對馬偕的想像，次論小說建構張聰明生命史的敘事方式，再談章米妮的自我認識，欲以本文論證鍾文音運用文學性的視角提出宗教或史傳研究較難發揮想像的人物生命歷程詮釋，尤其，她反覆以筆記體、口述形式為張聰明發聲，標顯出她的時代意義，也為台灣文學增補一頁歷史女性心靈成長史。

## 二、轉化馬偕日記，增添感性想像

大海大海，諸神的航線上有媽祖清水祖師關聖帝君天父耶穌基督，八仙過海，韋陀伽藍護法和順風耳千里眼絡繹於途，這些他抵達島嶼才認識的島嶼原住神。

11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03），頁21。

12 同註11，頁127。

——鍾文音《想你到大海》<sup>13</sup>

台灣人對馬偕並不陌生。因此，作者除了呼應既有史實描繪其「傳道」事業、為人們拔牙事蹟之外，必須具體形塑馬偕作為人的血肉靈魂。因此，作者盡量在鋪陳馬偕作為傳教士的使命與行動之間，穿插他的心境感受，與對周遭人事物的想法。這些敘述材料，大量轉化了馬偕日記的內容。

首先，關於馬偕遠從西方渡海來台，作者描摹他在 1871 年 12 月 30 日乘坐金陵號抵達打狗港。據《馬偕日記 1871-1901 I》所述，馬偕於 1871 年 12 月 28 日早上搭乘金陵號，29 日下午進打狗港——雖然時間紀錄上略有出入，不過，重點在於航程的顛簸亟需強大意志，馬偕在 12 月 29 日日記上生動記載：

噢！我的天，什麼樣的夜晚。全能的上帝啊！我能由這種前後顛簸的景況生還嗎？整艘船幾乎翻倒過來，而我也差點摔出去。船長將他的房間借給我！臭靴子！臭煙管！臭襪子！臭外套！！！！煙草可怕的味道，所有的東西隨著船前後的顛簸而滾來滾去。一隻牛頭犬躺在門邊。好吧！這就是生命之旅吧！如果黑暗之後就是光明，那麼我在這恐怖的夜晚之後應該會有一個崇高的未來吧！<sup>14</sup>

相對馬偕的激昂直白與釋放渡海驚懼的自我安慰；鍾文音乃以較為詩意的方式，彰顯馬偕為了崇高的使命設法保持清醒：

他內心喊著主啊，我要把自己獻給祢。這新天地的語言，將我橫梗阻礙在祢與島民之間，請讓這新語言長到我的雙唇。他嘔吐了好幾天，先前幾日他感覺自己竟就要死在船上了。恐怖又歡愉的時刻，他將榮耀獻給了心中的神。

13 鍾文音，《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台北：大田出版社，2018.08），頁 30。以下引文出自此書者，於引文後標註書名及頁碼。

14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 1871-1883 I》（台北：玉山社，2012.03），頁 26。

他知道祂是所有慈悲和力量的來源。

這片海域漂流像島嶼人的黑色瞳孔，深黑不見底，混融的陽光飄著海鹽的氣味，手中的聖經，緊抵著胸口，偉大的恩典。每當這個時候，他就尋求天啟，翻閱《聖經》〈詩篇〉第四十六篇，他求主的保護。（《想你到大海》，頁31）

描述旅途的艱險，作者馬上嫁接《聖經》作為馬偕內心的安頓途徑，似乎相對少了點「人性面」的呈現。較之馬偕日記原本彰顯身而為人擁有的脆弱、驚恐、混亂，鍾文音更強調作為一個跨海遠渡的傳道者，無疑對神有其篤定的信仰，對照他日記裡著重記錄的傳道事業，也不至於違和。

而拔牙的事蹟，作者則改用「預言」形式寫入馬偕的夢境：「夢見他在島上不斷地敲開許多人的嘴巴，那些被他拔走的上萬顆牙齒仍極其銳利，無臉的牙齒狠狠地咬向他來。」（《想你到大海》，頁34）並以此乘機暗示傳道不易，同時側寫這位西方傳教士不免帶有文明啟蒙之身姿，試圖改變掛著骷髏頭、崇拜木偶相信巫師的島嶼風氣：「他將帶著沾著聖血與賊血的十字架插在這座海中之島」（《想你到大海》，頁34），「千顆骷髏頭在島嶼風中望穿海水等待文明的黎明浮世，十誡等待宣揚，木偶巫師都得隱沒退位。」（《想你到大海》，頁35）如此描述，或許過度形塑馬偕的立足點，卻可見作者有意彰顯其希望將上帝信仰深植台灣的企圖。

而在台灣傳教的過程，馬偕曾在日記上提及他走訪台灣各地所面臨的挑戰，誠如：被反對者扔過石頭、學習語言的經驗、到中壢寄宿的可怕經驗、看待台灣風俗習慣與民間信仰儀式的詫異，及造訪原住民部落等。鍾文音也幾乎將這些讓人印象深刻的經歷進行編寫，想像並融入馬偕的內心體會。但舉兩、三個例子如下：

作者描繪馬偕學習在地語言時，加入他如何入境隨俗的做法：

他的布道必須在地，必須本土，他說著白話字，以台語羅馬拼音來布道，這樣可以讓文盲也能學習讀經，為此他成功地擔任島民與上帝之間的解碼者，

也自此讓島嶼的教會在布道時有了獨特的語言風格，最在地的聖語。（《想你到大海》，頁 146）

雖然在馬偕所寫的日記裡亦可窺見他自述練習語言的自我要求。不過，鍾文音此處抓住了馬偕在語言接受與運用上，更接地氣的表現，既側寫出西方傳教士羅馬拼音保留台語的貢獻，亦融入作者視本土語言為「在地的聖語」之觀感。諸如此類，譜寫馬偕面對異文化的心得者處處皆是，其中談及觀看台灣地方風俗、儀式，其驚異之處在日記早已可見，但作者卻以「客家」形容馬偕的自我認知，將既有文化概念再轉換：「他覺得自己其實也可以稱為阿華口中的客家人，以客為家。直到他去了噶瑪蘭，才重新感覺自己更貼近土地，貼近原始的伊甸園，未被修剪的雜草有著狂妄喧囂的生命力。」（《想你到大海》，頁 215）依此可發現，鍾文音熟習馬偕的傳道路線，以及其日記中常見的重要地點，甚且投射了被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概念，重組在異文化相遇之際，可能迸發的新解釋。此亦作者的創意所在。

另外，鍾文音不只回顧馬偕的踏查，也留意他與巴克斯船長的互動，對二者造訪部落的經歷做了不少描述，包含他們對原住民的觀察、醫治疾病，乃至不能完全被部落所接納而快速離開，此間遇到的冒險。並特寫艋舺的傳道對馬偕而言是個極大挑戰，由於在地居民更相信清水祖師、媽祖、觀音等傳統民間信仰。因此，在整部小說敘事，作者其實花費大量篇幅爬梳馬偕的傳道、挑戰及貢獻，以讓角色的行與功皆為具體。

有此寫實性為基底，作者就更能穿針引線縫補馬偕日常的、感性的心理感受。小說形容馬偕與妻子的相遇時，先採以隱含上帝神諭的視角，揭示「被安排」的連結性：

一八六〇年，這一年，淡水通商對外國貿易的分水嶺時間點，傳道者在神的眠夢中，看見一個女嬰等待出世。那是你的未來島嶼之妻，他聽見這句神諭。未來神的得力助手正在等待重生。女嬰正穿越兩片窄仄黑暗的產道。在觀音

山腳下的女子子宮棲息，正用力順著羊水擠出自己的頭，然後一絲不掛地在黑暗地矮的磚瓦房裡發出啼哭之聲。（《想你到大海》，頁 61）

在馬偕的日記上，對於他與張聰明的相遇記述簡潔，唯 1878 年 2 月 3 日提及接受蔥仔作為會員，並舉行聖餐儀式。接續 5 月 20 日提及一次會合地點，就直接在 5 月 27 日寫下：「在領事館，上午 11 點（我）和張聰明結婚。」<sup>15</sup>除了列舉在場人士，如：陶德、領事費理夫婦外，並無更多兩人互動細節或婚禮儀式內容。作者立足於現代書寫者立場，為了兜合這兩個全然沒有相關背景的夫婦之敘事，刻意運用戲劇性筆法渲染這份相遇，並標記出張聰明出生年代之於台灣的意義，且於後文指出二者年齡差距 16 歲。循此，慢慢將兩人的生命故事線拉聚一起。

鍾文音也注意到馬偕日記裡頭第一次寫下「我太太」的時機，是在二度旅行返家。若對照《馬偕日記》對張聰明的稱呼方式，幾乎稱「偕師母」，婚前多稱「蔥仔」，婚後偶爾寫為「蔥仔（張聰明）」。極少數稱呼「我太太」，如：1894 年 2 月 8 日，那天去巴黎舉行西部中會年會，他稱「有 600 位婦女在下午聚會，我太太演講……」，<sup>16</sup>另難得稱之「我的妻子」之處，則因表述他對加拿大抽取其妻與子的人頭稅非常不滿，在這之後的幾天，他還曾寫道：該死的「人頭稅」。<sup>17</sup>關於這份記憶，被作者化為張聰明視角的「筆記 18」，並流露身為妻子的觀感：「我感覺被歧視了，為何長得不一樣的臉要付人頭稅？」（《想你到大海》，頁 369）取代掉馬偕在日記中為此憤怒多日的表達。

而馬偕對妻子的認識與喜歡幾乎不見於日記所述，因此作者為之代言，感性形容：

妻子的手可以寫字，可以撫摸愛情，可以使植物盎然，可以照顧孩子，可以穿行羞辱或致意的人群，他想起第一次握住她的手時的複雜情感，又淡然又

15 同註 14，頁 338。

16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 1892-1901 Ⅲ》（台北：玉山社，2012.03），頁 143。

17 同註 16，頁 123。

悸動。妻子對他的全心全意，就像他對主的全心全意。她為你脫掉外在的一切，你是唯一也是所有。（《想你到大海》，頁 392）

除了譜寫馬偕的傳道歷程與精神，作者更著墨其蒙召前的狀態。由於馬偕罹患咽喉癌，飽受疾病煎熬。作者也試圖描繪這段受苦歷程及其堅篤的信仰：

他吞嚥著唾液，嚙動著嘴唇，他跟阿玖說自己活不過今晚了。我不是無罪的；我也與其他人一樣，會面對生活中各樣的困難及試探。（《想你到大海》，頁 399）

情節描述他有眾人在側守護，而島嶼也因為他有所改變。儘管作者曾暗示馬偕帶著文明啟蒙之姿，但對於這位走入台灣深耕的傳道者，作者也將台灣人愛馬偕的情懷詮釋得形同愛情，一方面彰顯其影響力，一方面傳達因台灣歷史上有不同政權的轉換，但很少有人像馬偕如斯投入。鍾文音透過張聰明之眼形容馬偕娶妻似是「外來種接枝了原生種」（《想你到大海》，頁 336），且認為馬偕是自願被同化的人：「丈夫和我聊天時說道，用殖民的心態傳教永遠只看得到成效與利益輸送，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或是國家的利益，這樣就無法生根。」（《想你到大海》，頁 338）故而人們「瘋狂回報著愛意」（《想你到大海》，頁 126），不僅有紀念醫院，「淡水」成為馬偕重要的代名詞。整體讀來，鍾文音帶有一點距離感地多處以詩性口吻描繪馬偕的任務。而其最盡興發揮之處則在於描繪夫妻二人相處的點滴，並補白日記上重要經歷的心理感受，如：患病的煎熬。如此一來，增添了對馬偕感情生活的柔性詮釋，然而，這些感受並非純粹浪漫，而是收攏在對上帝的信仰之下。

### 三、建構張聰明生命史

#### （一）藉「託夢」為另類口述

文字就是夢婆預定的完美復活計畫。（《想你到大海》，頁 122）

相對於馬偕日常的／主流的／男性／以「筆」書寫且獲得翻譯問世的日記，在歷史上被記錄有限的張聰明，作者順水推舟將此被寫者的生命史藉由一種「非主流」的記憶與見證之法，由潛意識夢境作為媒介，扭轉馬偕筆下對張聰明簡要的記述與史料上的客觀記載，讓張聰明成為一個有發言權的主動者。以「夢婆」為名，或可連結諧音「孟婆」之喻，亦彰顯平埔族女性與自然力量的連結。透過老靈魂現聲表示：「妳只需要傳輸我給妳的夢語變成文字就行了。」（《想你到大海》，頁23）夢境成為甬道，而現代章米妮作為「接收者」，發現「夢婆像是夜間飛行的機師，領她馳向百年前一場未完成的懸念。」（《想你到大海》，頁23）刻意借用夢婆形象，既可象徵陰性力量的傾訴與接收，作為一種女性的「私密史」繼承；亦能藉此夢境式的鋪陳想像，嵌入情感想像，讓她見光。

作者構想「夢婆」現身在章米妮睡夢中娓娓道出生命經歷，以「島嶼妻」的形式敘述。那麼，夢婆是如何出現的呢？小說形容章米妮接手旅館管理後：

只要米妮寫字時，就能招魂到夢婆的現身，夢婆的身體充滿植物與海洋鹽味，聞到這個氣味飄在暗處，他就知道夢婆現身了，但夢婆只是看著她寫的字，或者偶爾會在她入眠後，偷偷更改她書寫的內容。夢婆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夢婆說她一直在等米妮，正確說應該是她在等米妮的耳朵聆聽夢婆的遙遠之夢。（《想你到大海》，頁22）

此後，當她睡到奇怪的枕頭後，便會出現航海畫面。拼湊夢婆吐露的故事，在卷一之初，小說很快就先為張聰明定位：

與其歷史說她是島嶼首位航行世界的醫師娘，還不如說她是島嶼首位遠洋世界的宣教師，她不是附屬品。在她還沒轉世成傳道者之妻前，她是平埔婆巫師之女，母系社會大家族的接班人。（《想你到大海》，頁30）

夢婆曾向章米妮抱怨：「妳寫來寫去都寫自己」、「妳的淡水充滿聖潔，但墮落

街的氣息比你更強烈」（《想你到大海》，頁 22）顯現出夢婆積極期待被書寫。而從「夢境」而來的言語，又是如何的呢？當章米妮在多倫多過夜時：

這夜，夢婆看起來很興奮，音頻頗高，好像是特別喜歡多倫多這座城市似的。夢婆打開歷史影片，讓她看見往昔多倫多聯合旅社，三月大雪。（《想你到大海》，頁 70）

又稱：

有一回他們坐帆船，傳道者的書箱卻掉到水面上。島嶼妻幫忙曬書，這位島嶼「太太」非常開心地聞著書的味道。醒來，她在夢中看見夢婆的微笑，夢婆聞著書的神情如春天。（《想你到大海》，頁 70）

從這些段落看來，「夢婆」的言語都是比較恣意的、自然的，雖是老靈魂卻有少女心，呈現的是在夢境中不需要防備、不需要秘密，可以充分敞開的姿態。誠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在夢境中，心智最大限度地遁離了社會。」<sup>18</sup> 且不像記憶依靠的同伴，「夢建立在自身的基礎之上」<sup>19</sup>。

不過，照理說，人的夢境往往破碎、片段的、未必合乎邏輯的。然而情節中，章米妮屢次在夢境中接收到夢婆的傾訴，又可在一次又一次的片段中串連起有組織的張聰明生命經歷。介於夢婆主動性地託夢口述與章米妮的夢中「通靈」，筆者認為這並不純粹指涉張聰明化身夢婆口述，而是作夢的章米妮在其意識／潛意識之間皆有意為張聰明揭開其生命故事，遂得以將夢境內容轉換為有條理的文字，換言之，這不僅是歷史幽靈的託夢，也是作夢者的「招魂」，是二者共同協力的歷史記憶。誠如：當章米妮因旅館日常生活聽到各種親子問題、不幸婚姻故

18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頁 74。

19 同註 18，頁 75。

事而疲累時，小說形容：「躺回夢枕，她今天反其道而行，改向夢婆傳輸今夜聽到的故事。」（《想你到大海》，頁 180）而鍾文音假借此神祕力量的託付，亦突顯這份記憶的建構夾雜想像、曖昧、感性、創造性的成分。

相對於以夢婆來呈現回顧式的、感性的記憶；作者亦採用側寫方式，汲取文獻記錄，在小說中簡述她來自漢人父權社會背景下童養媳的身分：「女巫系統退回山林，神性被收回，於是那一世的女孩彷彿是貧窮人家交易的賠錢貨或者是地主人家怕養不活而必須送人的無緣囡仔，女嬰有著很廉價的名字，且很快地女孩就列隊進入島嶼當時大肆流行的童養媳世界。」（《想你到大海》，頁 62）並具體譜寫當時還是男孩的丈夫過世，某天夜裡，她被養母視為不祥之物的狠狠鞭打。當她逃回原生家庭，生母為她換上乾淨衣物，卻又勸她回到養母家。<sup>20</sup> 更後來，則由養祖母帶她前往傳道人的學堂。當時名為「蔥仔」的張聰明為要擺脫這樣的命運，期待取得學堂銀元的獎賞，掙脫「文盲」的身分。然而，作者卻翻轉一般認知張聰明依附馬偕而扭轉命運，形容道：「因為她，牧羊人有了新天新地，她成為他這個異鄉人之妻」（《想你到大海》，頁 132），彰顯二者相輔相成。

作者更描繪當張聰明開始學習後也為受不公平待遇的童養媳抱不平，如：淡水婦人陳戴氏也是童養媳，遭到強暴。但強暴者為逃脫懲罰，躲入某教會接受保護，直到過了一年才被捕而審理。情節特寫張聰明為此哀嘆悲憤，並探問：「為何凌虐她們的都是自己人？」（《想你到大海》，頁 171）無疑地，此處探問也嵌入作者的省思。正如張淑棉所闡述：在陰性書寫的氛圍下，鍾文音以一種「我寫故我在」的寫作歷程，藉由「書寫」不斷地「自我找尋」，剖析自己形構自身

20 這段經歷，也曾由喊張聰明姑仔的張約翰記下：「我的原籍在五股坑（今五股，位於淡水對岸觀音山腳，溯河而上 16 公里的地方）內。阿公（祖父）張忠，生有 3 男 1 女。家父新添有 1 位哥哥，也有 1 位弟弟，有 1 位姊姊名蔥仔。在北部風俗，女兒自幼分給五股坑口 1 位只生孤子將來成人要匹配作夫婦（就是媳婦仔，將來要「送做堆」）。我的阿媽（祖母）就托人分 1 位女兒要配給家父。阿姑（蔥仔）12 歲時，他的對上生病離開世間，那時起養母開始非常虐待，說妳是破格，一位對上給你破破死，就用種種方法來虐待。一天要擊 2 斗乾落花生（土豆），擊到手非常疼痛。過年 29 晚只有食菜尾。我的母親對我說，有一次下大雨，給養母打去盡利害，阿姑半夜逃回來生母家裡；叫門時我的阿媽叫大伯取一破棕蓆給她再回去養母家。大嬸建議說，現在下大雨應該給她入內洗澡換衣服待明天事情如何？（阿媽不允）叫大伯找回去養母家。後來在養母家每日口講不出的痛苦過日，.....。」賴永祥，〈媳婦仔蔥仔〉，《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89.htm>，檢索日期：2024.02.13）。

主體性，也透過突破糾葛困頓的處境，找尋生命的出口。<sup>21</sup> 但此處更展現掙脫受壓迫的命運，獲得知識啟蒙後的張聰明，理解身而為人、為女性應該獲得尊重，並對受害者產生同理心而形成的主體性自覺。

對於張聰明的「感情」向來是被空白的部分，這自然成為作者嘗試發揮之處。書中以「島嶼妻」的紀錄，鋪陳兩人的初夜：

度過少女成為少婦的朦朧第一夜，疼痛與撞擊，渾噩如被醃漬過的夜色。度過無知的幾夜後，她才逐漸明白性愛是可以純粹簡單又可強烈如前方海洋的東西。（《想你到大海》，頁90）

然則，這段敘述或許能夠套用在許多女性對性愛的感受上，真正能具有「張聰明」辨識感的在於兩人的精神互動與對話：

他問她知道我的故鄉有多遠嗎？她笑著搖頭，從沒聽過加拿大與多倫多。他起身拿著燭火走到貼著世界地圖的牆面，要她也下床，她穿得少，有點不好意思地走下床來，月光與燭火照著她那十八歲的肌膚光滑如海面，丈夫說她走路有力，骨骼堅硬如十字架。（《想你到大海》，頁90）

這段書寫看似強調馬偕為張聰明介紹自己的家鄉，給予地理疆界上的啟蒙。但同時，筆者認為作者也轉化了馬偕當初選妻的條件。賴永祥曾根據徐謙信牧師聽得的故事，表示：嚴清華在五股坑當傳道時，曾經勸馬偕及早成家，並表示如果馬偕有意娶本地女子他願意作媒。馬偕說可考慮，條件是身體健康、容貌端正，而沒有「縛腳」。<sup>22</sup> 因此，小說形容張聰明走路有力，實乃呼應他反對纏腳的態度。瀏覽馬偕所寫的日記，其實亦無愛情的甜言蜜語，均是日常生活關於傳道形程的

21 張淑棉，〈細節演繹／書信言說——論鍾文音《昨日重現》、《中途情書》中陰性書寫的敘事體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頁82。

22 賴永祥，〈為馬偕作媒〉，《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94.htm>，檢索日期：2024.2.26）。

安排為主。對此，鍾文音解讀兩人的情感關係：

沒有愛情的婚姻其實也是一種幸福，毫無掙扎，也不會隨時光褪色。等待發現愛情的路還很漫長，何況還有圍繞丈夫身旁的許多門徒們會陪著她。昏暮中就走來了阿華仔，他玩笑說要為他們辦蜜月之旅，其實那蜜月之旅就是一條傳道之路。（《想你到大海》，頁 92）

這樣的心情寫照，後續更借「夢婆」之口直抒：「不是走向結婚就完成，不是沒有走向結婚就未完成，我的未完成愛情是指愛情還沒開始就已經先進入婚姻，等到我知道甚麼是愛情的滋味時，丈夫卻過世了，夢婆說。」（《想你到大海》，頁 240）因而，作者也不全然認為兩人之間沒有絲毫愛情可言，而是，懵懂的少女先結婚後，才逐漸在人妻的身分實踐上，體會愛情。而這段話語也屬於作者設法立足張聰明的立場，傳達她看待自己愛情與婚姻的理解。另外，情節多次涉及馬偕作為傳道人，晚年卻飽受咽喉癌之苦難以飲食和言語。作者借用張聰明立場揣摩她對此事的心疼。因此，不斷可見其探問馬偕何以會得咽喉癌？

神常允許一根刺扎在祂所愛的人身上。這根刺，到了丈夫晚年變成一根巨大的刺，穿刺他的喉嚨。神愛他嗎？神愛這樣把一生都獻給祂的兒子嗎？還是祂更愛浪子？她曾這樣問過主。（《想你到大海》，頁 435）

轉化《聖經》浪子的典故，融入張聰明視角，探問何以馬偕盡其一生侍奉主卻遭受如此病痛。這類疑問遍諸《聖經》可獲，如：《約伯記》。這樣的探問也在後文接續：

六月二日，丈夫斷氣的時刻，那悲慘的喉癌，噤聲的喉部，無法再吐出語言。為何他這樣的傳道者要被上帝拿掉他終其一生為宣揚主之名的聲音？他的語言沒有一句不是為了主之名而存在，他甚至沒有跟她說過任何愛語柔語，世

俗的那種甜言蜜語是絕對不會從丈夫的喉部吐出。語言只剩福音的人，為何最先被拿掉的是喉嚨？（《想你到大海》，頁 438）

藉由張聰明的重述，一方面代表其不捨；一方面無疑透露作者的疑問，及其背後蘊含的公平與否應如何推敲。

## （二）以「旅館」為通道

關於夢婆出現於旅館，旅館作為接收記憶的空間亦值得注意。旅館的功能原是給予由甲地移動到乙地的旅人，於中途可稍事休憩的地方，然而，情節中，這家「我們的海」不僅是淡水旅館，一個具有現實功能的空間，卻又有鬼魅、夢婆流連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up>23</sup>

夜間同樂會有淡水老靈魂夢婆、魂埋島嶼的戴姑娘，戴姑娘是德國小姐，終身獻主而未婚。戴姑娘和夢婆是最常在此遊蕩的夜魅，她們已成好友，如魍魎寄生此地，但戴姑娘不找米妮，她喜歡孤獨，像武俠劇吊鋼絲似的到處飄飛不定。另有一對魍魎，一個清兵一個法國兵，這兩個兵身上都還留著槍彈的孔，豬肝色的血漬像米妮祖母封存在玻璃罐的梅子。（《想你到大海》，頁 21）

23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監視與懲罰》引用邊沁的論述，討論封鎖式規訓與機制式規訓，分別闡述前者設置在邊緣地帶以消極性方式阻斷問題，後者透過全景論，讓權力更快速、輕盈、有效地運作。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5），頁 390-391。於此，已涉及空間的異質性質；而其《古典時代瘋狂史》無論談論療養院、瘋狂、宗教的介入，抑或談及「18世紀末，家庭在瘋狂和理性關係的偉大重組之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它同時是想像世界，也是真實的社會結構」等，都隱含 heterotopia 的功能既有創造幻想空間，亦揭發真實空間的虛幻性，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林志明譯，《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11），頁 597。而王志弘則從傅柯於 1967 年的演講〈異類空間〉（Des espaces autres）梳理異質空間概念的特質，主要是描繪對照於主流語言或空間秩序的異質共存、混亂無序、斷裂分歧，或虛實同在的狀態。他列出傅柯所舉例子，如：鏡子、寄宿學校、服兵役和軍營、蜜月旅行和旅社、療養院、精神病院、監獄、養老院、墓園、劇院、電影院、波斯花園和地毯、動物園、博物館、圖書館、遊樂場、渡假村、三溫暖、南美洲農場寄宿臥房、汽車旅館、妓院、（教徒建立的）殖民地，以及船。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65 期（2016.11），頁 75-105。其中，就包含了本文涉及的旅館。

因此該旅館不僅是現實意義上的旅館，更打破時空的邊界，在旅人休憩的封閉空間中同時具有了跨越時空的敞開性。鬼魅象徵此地發生過的歷史戰爭、異國傳道人的使命，因此有異國、異族群的交會，旅館在此承載了文化、社會意義。這點阿萊達·阿斯曼曾說明：「記憶術的核心就在於『視覺聯想』，即把記憶內容和難忘的圖像公式編碼，以及『入位』——即在一個結構化的空間中的特定地點放入這些圖像。從這種地形學的特點到把建築物當作記憶的體現只有一步之遙。這也是空間作為記憶術的媒介朝向建築物做為記憶的象徵的一步。」<sup>24</sup>

透過鬼魅幢幢暗示「時間感」的存在，倘若借用范銘如的觀察說：「王家祥利用靈異傳說偷渡地方生態與文史教育。李昂的冤魂娘子軍一方面揭露數百年來看不見的性別與種族等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區域與建築文化裡肆虐施暴；另一方面，看過、看透結構性權力傾軋的女鬼們現身說法，又發揮著鑑古知今、前事莫忘的譬喻作用。」<sup>25</sup>那麼，鍾文音筆下的「夢婆」除了前文筆者所述的，可現聲道出張聰明的心聲，「復活」一個歷史女性不被注意的多重感受以外，這個承載歷史記憶的空間更成為一個推手，催促現代女性章米妮一面依循傳道人馬偕的足跡認識歷史，一方面重啟對台灣的認識。

### （三）編寫「筆記」型塑「島嶼妻」形象

進入到卷三〈九 走水路 航向我的男人之邦〉以降，作者由筆記 0 開始大量用筆記形式書寫，約 21 篇，揣摩張聰明白白口吻自述生命經歷。此與前半採用第三人稱寫夢婆輸入記憶片段給予現代章米妮又是一種書寫手法之變。不過，之於鍾文音的創作手法，這並非首見。過去她也曾在《中途情書》夾用「書信體裁」，並在《命中注定誰是你：甲木薩與雲遊僧傳奇》穿插「藏經閣筆記」和書信體，編織構想文成公主與玄奘通信的內容。張淑棉論及《中途情書》，指陳所謂「中途」是作者意指人生的中途，寫作的中途，感情的中途，而女性的書寫是溯及以往，書寫當下以及交織未來。書信體小說要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私密的閱

24 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頁 174。

25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頁 103。

讀空間，感官的藝術美學。<sup>26</sup> 對照《想你到大海》，雖非使用書信體，不過，進入到「筆記體」的第一人稱視角，則能展現人物私我的、心靈的深層感受。

筆記0起手式先挪用《聖經·創世記》典故，以「這是我的骨中之骨」（《想你到大海》，頁329）譜寫張聰明與馬偕的婚禮。翻轉了亞當所述的語句，作者融入華人「骨肉」說法，預告瑪連、苡利、叡廉在未來的誕生。從異國婚姻的結合談起，由此時空背景推溯過去與婚後生活。21篇筆記裡，作者藉張聰明的口吻娓娓道出對婚姻的看法、回顧生命歷程的萬般感受、隨馬偕走出台灣往世界去的體驗，以及對馬偕罹癌的心疼。

首先，在跨國婚姻的典禮上，作者不忘表述張聰明得以被記憶的原因起於異國丈夫。而從她的視角，不禁聯想：「那些住在砲台埔姑娘樓的西洋宣教師，她們站在露台高處回望河水下的新婚隊伍時，德姑娘、金姑娘不禁也想起自己的故鄉，她們孑然一身只為上帝而活的幽靈日後是否只值得住在姑娘樓？」（《想你到大海》，頁329）作者並非只揚舉張聰明的特殊之處，亦傳達「同理」觀想來自異國的單身女性，在「宣教」使命之下，作為凡人肉身之軀，是否也會孤單？作者如此描寫，無非意圖彰顯這是一種女性對女性的同理，甚至是對「他者」的觀察，而且這樣的觀察需得在相當程度的自我覺察後，方能展開。

隨後，作者又由此「世俗」轉而入「聖」，羅列出《聖經》中的女性，聲稱「島嶼女子加入聖經女子的隊伍」（《想你到大海》，頁329）。因為遇見馬偕，從而有了英文名字米妮，然而，在這些看似彰顯主體的前提，仍有更高的統御。情節中再次地鋪陳兩人的初夜，而在仿擬張聰明的口吻下，初夜被形容如「領聖餐式的莊嚴」（《想你到大海》，頁330）卻又「不須學習，人性的本能即足以驅動儀式」（《想你到大海》，頁330）。然而，此間的夫妻關係，則又扣上《聖經》義理思想：「教會如何順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順服丈夫。以正派衣服為裝飾，不以編髮黃金和貴價的衣服為裝飾。我像是被洗腦催眠似的臣服在丈夫之下，我本來就樸素，養家沒有給予太多行頭。」（《想你到大海》，頁330）看似依隨

26 張淑棉，〈細節演繹／書信言說——論鍾文音《昨日重現》、《中途情書》中陰性書寫的敘事體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頁101。

文明教導的「順服」，自述日常的打扮與行動原則，卻又有意無意傳遞張聰明在服從與自覺之間自我探問與了解，因此，在此筆記體呈現的張聰明心境，她面對馬偕依然是個被啟蒙、被引導的姿態。作者賦予張聰明較明顯展現自我主體性並非在面對馬偕，而是描寫當她離開島嶼，觀看英國殖民地香港時，她的筆記上思索著自己彷彿這座半島，「甚麼事物都沾一半，每一半都無法完整。」（《想你到大海》，頁 337）但她轉念又宣告著：「我有自主權，我不是租借來的時間與身體，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知道很多人看我的眼光好像我是一個依附者，一個被異族人改變命運的女人，但其實不是，初始或許是，但後來我就被分枝出去而長成自己的樣子。」（《想你到大海》，頁 338）換言之，面對相對弱勢或者受牽制的他者，就會刺激張聰明提醒自己所擁有的主體性。

而作者也特意在某些片段互文於其他第三人稱角度所寫的片段，重述馬偕在夜裡舉燭火為她介紹世界地圖，投射於「筆記體」呈現的張聰明觀點，則為：「我的男人指著地圖，就好像我第一次在課堂上看見他一般的知性，聲音穩定柔和，但沒有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縫隙與遲疑，他發出的語言腔調已融入了島嶼。」（《想你到大海》，頁 332）對照前一節曾闡述的這個情節橋段，僅如觀戲描摹兩人的動作。這段文字加入張聰明的聲音，也側寫出馬偕的威嚴與努力學習語言融入在地的表現。

至於從張聰明視角，作者又如何揣想她從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呢？透過若干「當時我還不知道」闡述張聰明追憶自己的經歷：

我十八歲嫁給一生事奉主的丈夫，十九歲和二十歲生了女兒們，女兒們又接續了我的人生，充滿繼承主的旨意的婚姻，愛情是甚麼我們不知道，愛情只好變得微不足道。

那時我還不知道，幾年後我會成了寡婦，經常在丈夫的墓園一直安安靜靜地凝望著島嶼海岸線。（《想你到大海》，頁 372）

我們不曾對彼此吐出愛這個字眼，因為我們的本身就是這個字的本身了。（《想你到大海》，頁 373）

這些著重於思索愛情本身的自剖，正是所有史傳資料空白之處，亦作者希望「還原」張聰明看似依附於馬偕而留名之外的她本人，做為一平凡血肉之軀，所擁有的情感、私欲，及孤單。因此，在以第三人稱角度所寫的「島嶼妻」某段，則特別寫到 1884 年 7 月間，馬偕帶嚴清華與女學生一起到宜蘭走踏，她不免對女學生投予馬偕的眼光感到吃味。然而，作者不忘補述一段，張聰明終究保有一定的格局和自覺，又或者善解，因此：「直到女孩們叫她一聲師母時，她才突然羞赧起來，為自己有那麼一刻想要專屬於丈夫一人的念頭而感到羞愧。」（《想你到大海》，頁 480）回到馬偕的日記，在這天僅簡單記述「大約下午 3 點左右，和嚴清華以及女學堂所有人登上一艘小汽船；抵達打馬煙。」<sup>27</sup> 不過，鍾文音善用小說家想像力，嘗試勾畫出那個下午的活動，乃至身為人妻的張聰明，不免在這活動裡產生的心念，展現一個歷史女性內在情感複雜的、善變的、為難的牽動，傳達她身為人妻／師母雙重身分下需要調適的本性和社會地位之間的心理，而這些恰巧都是在馬偕日記無法觀察到的張聰明內心世界，在這些細節上堆疊出張聰明在「社會化」過程需要面對的挑戰。

對於能夠隨馬偕出航，打開眼界看世界一事。在筆記 3 寫道她擁有護照上的照片與名字充滿驚喜：「新天新地新名字，我的護照有了英文名字 Minnie。丈夫在我耳邊念著米妮，我也跟著丈夫複誦著米妮米妮，心想有米真好。」（《想你到大海》，頁 335）首次出航，作者沒放過她到了第一站廈門的感受：「我來到先祖渡海的起點，也是我自己走向世界的起點，這使我充滿了感恩，看著這些人們眼中的洋娃娃那晶亮亮的眼眸，整個當母親的心也被照亮著。」（《想你到大海》，頁 335）從新鮮感、感恩開始，逐漸地她也擔負起傳道者的使命，小說敘述在 1881 年返回台灣之前，她曾在加拿大教會舉行的歡送會上被邀上台：「身著台灣傳統服飾的她向眾人致詞，並發表她在加拿大的種種經驗與感想。最後由報社代表，將六千多美元的募捐成果贈送給丈夫。」（《想你到大海》，頁

---

27 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 1884-1891 II》（台北：玉山社，2012.03），頁 21。

457) 這段文字亦可見於〈超越灰姑娘童話——張聰明(1860-1925)〉。<sup>28</sup> 不過，回到馬偕日記，在 1881 年的加拿大行程並無特別記錄此重要大事。然而，關於張聰明曾在巴黎進行過演講，則記載於馬偕 1894 年 2 月 8 日的日記上。無論如何，皆可說明，張聰明不僅隨馬偕走進世界，也可為傳道分享步入公共領域。然而，即便這些公開亮相的機會，終究有限。作者不免揣想、描繪張聰明對自我主體性具有怎樣的隱約矛盾：

丈夫是不容挑戰的。而她注定成為丈夫的陰影，歷史的幽影。她在 1912 年讀到瑪瑞安凱斯 Marian Keith 寫的《黑鬍番》，丈夫在福爾摩沙的生活，她見到自己在他的日記裡只有寥寥幾句話就結束了。丈夫是竿，是杖，是她的靈修者。（《想你到大海》，頁 462）

作者大膽想像一名受到啟蒙的女性，開始走入世界、承擔女學堂責任後，對於自我的主體性認知與開拓到達多深的程度？在具有威權至高的上帝與具有影響力的丈夫之間，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這樣的思索，成為作者要為張聰明發聲的理由。不過，作者終究並未描摹張聰明更強烈的反抗或者認為隱於馬偕背後的委屈感，她仍保留那個時代氛圍下，張聰明在宗教教導、社會結構與風氣下雖然受到「啟蒙」能夠識字、傳道，但猶未全然展現獨立一面的樣貌。不過，文中這句「書出版的這年是紀念丈夫在淡水設教 40 年，由丈夫的母會海外宣道會所籌劃的書，她知道不能和上帝搶功勞，也不能和丈夫搶功勞，她只是自己，不須任何人的描述，任何的描述也可能失真。」（《想你到大海》，頁 462）卻也道出她在歷史記載下，終究依附在馬偕之下，並循此提醒世人，這種認識張聰明的途徑不免失真或偏頗。

綜合上述，或可再理解何以作者刻意編寫「筆記」彰顯張聰明視角而非「日記」。楊昌年曾界定與筆記體較相近的手記，說明其「表現的是人類生活中因閱

---

28 該文敘寫：「在 1881 年（光緒 7 年）他們返台前，教會舉行了一場歡送會，張聰明於會中被邀請上台。身著台灣傳統服飾的她，向眾人致詞，並發表她在加拿大的種種經驗與感想。最後，由報社代表，將六千多美元的募捐成果贈送給馬偕。」詳見〈超越灰姑娘童話——張聰明(1860-192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網站（來源：<https://women.nmth.gov.tw/?p=2027>，檢索日期：2024.02.28）。

讀或經歷偶然獲致的認心得；不同的是，刪除了日記中記事、備忘等瑣碎成分，也不似札記那樣，以層次條理表現其學術性。較之日記與札記，手記式散文更要求有藝術的精美。」<sup>29</sup>一來，張聰明確實不太可能如同馬偕進行規律的自我行程記錄；二來，筆記是一種隨筆性質的文體，相較日記彈性，不必受限固定的時間線；三者，筆記可概括某段時間的自我沉澱、整理，又便於對同一件事展開重述，以表白不同的體會；四者，藉此筆記得以浮現出張聰明較感性的聲音。此外，通過夢境口述、旅館空間以及筆記分別展現了不同「記憶術」的功能。藉由筆記 20 的末段恰好可以做一個觀察：

我在異旅夢中看見有一個古老的夢婆又在夢中採集我的故事，將我的故事飄到雨水的盡頭，我的故事掩埋在丈夫的身後，我不斷地做著攬海大夢。夢婆翻動我的筆記，我以為是不值一提的敘述，夢婆卻源源不斷地傳輸著給一個遙遠的陌生女子。夢婆對我說，米妮，只要有一個提筆的人記得妳就行了。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我與妳同在，滄尾與妳同在。雨水的盡頭，是愛情的盡頭。（《想你到大海》，頁 373）

本來，此筆記型態的敘事者都是以張聰明自述為主，而島嶼妻篇章的第三人稱則能以旁觀者角度整理出張聰明生命史脈絡。但此處看似混淆主要的敘事者，將張聰明與現代章米妮接收到的夢婆切割，但隨後又將張聰明（米妮）／夢婆／現代章米妮三者整合，似乎隱含今昔的女性同在，以及再次彰明女性記憶的傳承與共感，換言之，以不同敘事方式無非試圖建構、拼貼一個更有血肉、更能傳達內心感知的張聰明。而在這些敘述上，作者嘗試設想張聰明因為受過教育，因此對於受到暴力對待的女性產生不平的同理心，這是她對身而為人應獲得尊重的主體自覺；當她面對既是丈夫又是啟蒙者、傳道人的馬偕，則在接受其思想洗禮與同為傳道人，卻不被宣揚功勞之間，引出若干心理上的矛盾，藉此，作者所建構的張聰明在面對不同對象時，自我主體性會產生或顯或隱的差異。

29 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02），頁 137。

#### 四、現代章米妮的追索與歸返

鍾文音擁有遷徙的經歷與豐富的旅行經驗，因此地方感知對她而言向來是重要書寫素材。誠如其：《艷歌行》描繪聚集在台北城的異鄉女子的生命故事；《在河左岸》亦以河流如何分別左岸、右岸的經濟狀況，譜寫家族故事與地方社會變化。

《想你到大海》無疑從馬偕的落腳處淡水出發。作者曾於書末自白因為母親生病，讓她靠近馬偕醫院，「但人物故事已然被神化和刻板化，使我寫起來非常綁手綁腳。於是最後我用一種既熟悉（畢竟我從十八歲起就在這條河流生活，從淡江女孩到淡江一姊）又陌生（歷史通過陌生化的眼光再次給予新的敘述），比如書寫首次從島嶼出發海陸旅行世界的張聰明的『旅行筆記』，旅行筆記的擬仿之音，其實也是作者旅程的魅影幽魂再現。」（《想你到大海》，頁 408）作者除了掌握兩位歷史人物一走進台灣／一走出台灣的特色，也將此接軌世界的重要性聚焦於「淡水」。因此，小說解釋現代章米妮的命名，起因於她的第一代查某祖曾上過馬偕的課，在馬偕病重後，由張聰明代課。為了紀念張聰明，遂讓後代孫女命名米妮。現代章米妮的角色功能除了為張聰明寫下生命故事，更在淡水經營旅館生意，以馬偕為賣點，為外國遊客做街區歷史導覽，承擔傳承淡水歷史人文的任務。導覽者與傳道者彷彿存在一種相似之處，然而，作為外國旅者好奇、經常到訪的淡水，對現代章米妮又有何意義呢？這就必須由旅館擴散出來，追溯馬偕與張聰明的足跡。

作者在淡水生活多年，其生命經驗轉化在她筆下的淡水是什麼風情呢？喧鬧？敞開？陰性化？多雨霧？——恐怕並非幾個形容詞得以斷語。不過，段義孚（Yi-Fu Tuan）曾表達過人們對故鄉的依戀如此敘述：「幾乎每個地方的人都傾向認為他們自己的故鄉是世界的中心。一個相信他們處於世界中心的民族，隱含地認為他們的位置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sup>30</sup> 儘管，淡水不算鍾文音出生的「故鄉」，然就該小說從淡水到島嶼的書寫，實可窺見作者無疑將台灣寫入世界重要位置。誠如：刻劃歷史除了從不同國族的人來來去去談起，作者亦有意透過輸入

30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 149.

台灣的「物質」作為時代變化的象徵，也銘記馬偕在怎樣的時空間隙介入：

1865年英商陶德上岸，他在陶德之後的七年抵達。這名花花公子似的貿易商引進了大陸的茶葉到島嶼，他推廣植栽，茶葉香撲鼻，沿著滬尾一路上溯到艋舺大稻埕，帆船像是仕女的扇子，搧著海風一路馳進商家。港口貿易繁滋，外商洋行私產租借盛行如混血世代，戎客船裝載米糖，往來黑水海峽，換來了絲綢陶瓷藥材。唯獨基督之名尚未抵達。（《想你到大海》，頁24-25）

除了以物質貿易盛行窺見台灣若干港口的重要性，亦以伴隨移民者而來台灣各路神祇稱之「諸神的航線」，似是另類詮釋了「海洋台灣」在世界之中的「送往迎來」。而別於台灣地理圖像的「番薯」說，作者藉馬偕的眼光形容台灣為魚：「他後來才看清楚台灣像條魚，雖然當地人說是番薯，但他覺得是魚，美麗的魚，在大海中閃爍著美麗的土地，落戶這裡的山水人家是主帶引他來的。」（《想你到大海》，頁76）又稱他想像來台灣處理羅發號事件的李仙得「蹣跚獨行在島嶼的魚尾巴，踏行南方的岬角像是海上一尾鯨魚之脊」（《想你到大海》，頁76）這份形容，亦似呼應近年常見的「鯨魚旗」。而邱貴芬認為「海洋台灣」論述以「鯨魚」作為象徵，成長於多國文化交織而成的網絡，此新圖騰和文化歷史論述在1995年總統大選時浮上檯面，頗能取代傳統論述「番薯」的視覺符號。<sup>31</sup>

而章米妮選擇經營父輩留下的旅館「我們的海」，其「戀地情結」<sup>32</sup>明顯可見：「淡水代表的是一個放在心中的名字，那個名字埋藏著大學城的記憶。」（《想你到大海》，頁48）但這並非意味淡水對她而言純粹是美好光明純淨的樣貌。情節共構著在地人章米妮／異國遊客到此一遊的地方感知。這些感知經驗自然包

31 邱貴芬，〈「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李瑞騰主編，《台灣文學30年青英選 評論三十家》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6），頁360-389。

32 借用自段義孚（Yi-Fu Tuan）關於文化地理學討論的概念，探討這種與特定地方產生連結的情感，並非游離與無根基的，也闡述了影響此情感的多種因素。詳見段義孚著，志承、劉蘇譯，《戀地情結》（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06）。

括一般熟悉的今日淡水遊客眾多、充滿美食，如：魚丸阿給鐵蛋蝦餅老字號協和號餅舖等。部分文字交代了地景樣貌的今昔轉變：「漁人商人換成旅人身影，還有茶室查某的紛沓於途，昔日偕醫館的繃帶酒精化為咖啡香、沾血的棉花棒化成小蝦餅，漁港眾船戶芳名徒留龍柱匾額，船夫不再搖槳，他們改搖政治八卦。地方誌著名的米店與鴉片館成了超商裡的一包包小米與一盒盒香菸了。」（《想你到大海》，頁 29）

對於互文於歷史人物陶德的現代戰地記者兼旅人「逃得」，他不喜歡殺戮的歷史情節，也不喜歡破壞生態的魚腥味。但他特別偏好安靜的「西仔墓園」。至於與博物學家史蒂瑞撞名的現代商人則傾聽章米妮導覽馬偕故居時，聽見史蒂瑞與馬偕一起進入原住民部落的驚險故事。章米妮也曾對史蒂瑞形容淡水的墓園「像是一張聯合國的座標地圖，海權西方年代，積弱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與海島冒險家樂園全微縮在此。」（《想你到大海》，頁 165）而旅人史蒂瑞偏愛鄞山寺、龍山寺，還嘗試擲筊。對他而言，台北港淡水一帶，是「潔淨／髒汙」並存之地：「在山丘高處極目，可見台北港，油桶滿布海岸，還有八里療養院、垃圾處理場、林口發電廠……作為旅行者史蒂瑞有其敏銳處，他說怎麼疾病與汙染的處理都設在最美的海岸一方。」（《想你到大海》，頁 107）除了宗教屬靈性的地景教堂、寺廟之外，淡水的茶室如：台灣五〇年代開的一間茶室阿珠店——也成為章米妮並重的導覽重點，彰顯人性不同向度的需求，共存於此地。

作者在書中幾乎都用地理性詞彙「島嶼」或福爾摩沙取代具有國族象徵性的台灣，不過，無礙於章米妮踏上夢婆指示的路線前往宜蘭，於此，她遇上昔日男友之妹，接觸到當地知識小農，偕姓的人家等，無非暗示著女主角重新認識自己的土地，暗示女性的內在成長、從新的地方感知療癒過去的情感。因此，雖有靈異，卻是協助女主角逐步拼回自我完整性的路徑。

章米妮除了在夢婆的指引下前往馬偕一生前往數十次的宜蘭，更前往多倫多，參觀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彰顯台灣原住民生活物質、漢人民間信仰文物因為馬偕而被帶入西方國家「被看見」。旅程中她與歷史上的台灣相遇，對於博物館內台灣物件的收藏，小說形容：

皇家博物館太平洋島嶼的福爾摩沙展示櫃內彷彿長出一座島嶼，走出一群身上流著藍色血液的人，彷彿四周飄著腥羶之味，亞熱帶氣息撲鼻而來。瑪瑙琉璃，銀銅鉛金，交易來的物品，被傳道者攜回了原鄉，被迫與島分離的物。（《想你到大海》，頁 78）

「被迫與島分離的物」呼應著 19 世紀西方博物學的盛行，作者也寫道這些展示尚且包含：裝人頭的人髮垂飾獵首袋、酋長帽、噶瑪蘭婦女服裝、賽夏族婚禮帽飾、排筏模型、蛇的標本、以及無數照片。而章米妮在異國的博物館內，對著外國男子查爾斯，為這些「被展示」的台灣文物、照片，說明物質的功能與成分，相關的文化背景。如：部落鑿齒的婦女與儀式象徵的美學，進而對照了馬偕在台灣為民眾拔牙的情形。尤其，展示品中特別置放一塊「石頭」象徵馬偕傳道期間，某人從暴徒走向信徒的見證。此源於馬偕在三峽傳道，忽有抗議者朝他丟筆拳頭大的石頭。當時，馬偕並無受傷，後來此抗議者林瑞源前來道歉，並且改信基督教。馬偕遂將這塊石頭帶回家鄉，存放於多倫多諾士神學院博物館，在此特展中被借展。

除了在他鄉遇見故鄉的文物，小說也描摹章米妮邂逅異國男子查爾斯，明明兩人在博物館看獵頭的網袋，「乾涸的血液成了網線牢牢吃進麻料的古老幽黃顏色，兩個人在看島嶼文物時性愛的香氣盤旋上空，性與死亡對撞，交會成兩股空氣，在只有投射燈的陰暗博物館逐漸醞釀一股氣流，若非監視器太多，當時他們就此野獸撕咬啃殺。」（《想你到大海》，頁 443）從已被時間固定化的古老物質背後的死亡，觸發起兩人的情慾。但好不容易情慾高燃，在旅館度過一夜，感情卻又無疾而終。這種失落並非只發生在異國，小說敘寫章米妮在台灣的其他戀情，也經歷過挫敗。這些失落的回憶偶爾浮現，讓章米妮以現代人思維對照著歷史時空的馬偕與張聰明，聲稱自己「就是沒遇過傳道者這種好男人」（《想你到大海》，頁 83）並觀想張聰明對愛情的可能想法。換言之，這些愛情片段的穿插儘管突顯章米妮的孤獨，卻非故事主軸。情節也並未發生新的戀情幫助她前進，而是透過夢婆指引，她一次又一次地尋訪張聰明、馬偕走過的足跡，更深層地認

識自身所成長的島嶼地方，並為遊客介紹這些歷史時，她彷彿一片一片拼湊回完整的自己。

## 五、結語

通過本文分析鍾文音運用馬偕日記，增添詩性化的筆觸描繪馬偕面對若干情境的內心感受，並揣摩他在日記對妻子有限的敘述背後，擁有的情懷和認知。更發揮創意取「客」之意，形容馬偕認知自己形同「客家人」卻又在台灣造成深刻影響力；另取「夢境／夢婆」反映人的潛意識、情感面的解放或歷史幽靈，豐富演示了託夢口述、作夢者招魂的記憶之術，夢婆託夢彰顯她想被世人記憶的主動性，也暗示了文字可以復活人物的寓意，而筆記體的編寫更發揮作者形塑張聰明在她的時代環境中，一方面是馬偕之妻，一方面受到教育，接受宗教文明啟發，又負起傳教工作，那麼，其自我主體性展開自覺過程存在怎樣的拉扯。雖然，作者並未脫鉤時代背景將張聰明形塑為深具主體意識而大刀闊斧改革的女性，卻透過若干橋段，鋪陳張聰明跨出舒適圈，去學習並幫助女學堂事宜的主動性，以及走出台灣面對其他地方時產生的思考。依此，透露她展現主體自覺的部分。

而書中縱然多次以敘事者或擬仿張聰明口吻反思馬偕罹患咽喉癌的原因，卻非對馬偕傳道的質疑，而是為之嘆惋，並強調馬偕對於淡水、對台灣的影響力深遠。藉由女主角民宿為通道，其命名「我們的海」，更充分彰顯海洋作為流動性的媒介，串連今昔、傳教歷程、異國婚戀，以及今人的移動往來。經由現代章米妮一步步重新認識台灣地方鄉鎮，對應希望留下生命故事的夢婆／張聰明（米妮），恰好標顯女性成長／自覺的樣貌；而章米妮為張聰明留下文字故事，張聰明默示章米妮成長，恰好形成互相補足的「雙面米妮」。如此詮釋，豐富了對馬偕傳道使命外的情感、肉身觀照，更罕見地以現代女性思維標顯出張聰明血肉靈魂，卻又不過度違和其所處時代的樣貌。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台灣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06）。
-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5）。
- ，林志明譯，《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11）。
- 李瑞騰主編，《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 評論三十家》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6）。
-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03）。
- 段義孚著，志承、劉蘇譯，《戀地情結》（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06）。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
-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 1871-1901 I-III》（台北：玉山社，2012.03）。
-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 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02）。
- 鍾文音，《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台北：大田出版社，2018.08）。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 二、論文

#### （一）期刊

- 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65期（2016.11），頁75-105。
- 李欣倫，〈感官地圖，肉身廢墟：讀鍾文音《愛別離》、《慈悲情人》中的身體感知敘事〉，《臺灣文學研究》3期（2012.12），頁219-254。
- 張淑棉，〈細節演繹／書信言說——論鍾文音《昨日重現》、《中途情書》中陰性書寫的敘事體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79-106。

符立中，〈紀實與宗教——淺談《黑鬚馬偕》創作的當代意義及排練點滴〉，《PAR 表演藝術》191 期（2008.11），頁 42-49。

羅夏美，〈靈光（Aura）思維：從本雅明靈光說論鍾文音《廢墟裡的靈光》的創作意識與藝術體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0 卷 4 期（2016.12），頁 44-58。

## （二）學位論文

周泓欣，〈近代台北地區的婦女活動空間及其影響——以黃跽娘、莊斗娘、張聰明為例〉（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 （三）研討會論文

楊翠，〈父族・母系：五年級女性家族史書寫的幾個向度——以鍾文音、郝譽翔、利格拉樂・阿媽為討論對象〉，「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11.19-20）。

## 三、電子媒體

〈超越灰姑娘童話——張聰明（1860-192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網站（來源：<https://women.nmth.gov.tw/?p=2027>，檢索日期：2024.02.28）。

賴永祥，〈為馬偕作媒〉，《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94.htm>，檢索日期：2024.02.13）。

——，〈媳婦仔蔥仔〉，《教會史話》第二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來源：<http://www.laijohn.com/book2/189.htm>，檢索日期：2024.02.13）。

T. C. G.（陳清義），〈偕牧師娘的小傳〉，《台灣教會報》488 號（1925.11）（來源：<http://www.laijohn.com/Mackay/Minnie/biog/TCG.htm>，檢索日期：2024.02.13）。